

卯製文初集

卷十



御製文初集卷之十

說

邪教說



先聖王以道德仁義禮樂政刑裁成輔
相化育萬方使民日趨於正道恐為邪
說所惑也自二氏行於中國始有釋教
道教之名因其說亦皆吾儒所撰大旨

亦精微元妙勸人爲善戒人爲惡輔翼
王化無大差謬是以聖帝明王姑存此
類不加沙汰至於白蓮教之始則爲騙
錢惑衆假燒香治病爲名竊佛經仙籙
之語衣服與齊民無異又無寺宇住持
所聚之人皆失業無賴之輩所以必流
爲盜賊是又僧道之不若矣然天下之

大何所不有苟能安靜奉法卽燒香治
病原有惻怛之仁心在朝政之所不禁
若藉此聚衆弄兵漸成叛逆之大案則
王法之所不容故查拏之始原因謀逆
之一二人如劉松宋之清劉之協首犯
耳劉松宋之清皆已伏法竝未株連而
劉之協自扶溝脫逃所緝者仍此一犯

而地方官有奉行不善者有苛求圖利者胥役衙書四出滋擾閭閻無賴借事吹求將正犯反置於不問妄拏無辜名曰欲辦白蓮教以致羣起於襄陽由豫入陝而川省達州徐添德王三槐亦乘時蠢動互相勾結自此遂東奔西竄疲我官兵害我良民傷心慘目實難備書

現今賊營中非盡教匪也亂民乘勢圖劫掠耳夫官軍所誅者叛逆也未習教而抗拒者殺無赦習教而在家持誦者原無罪也卽如劉之協雖爲白蓮教教首其未謀逆以前若俯首就擒其罪僅止發遣耳脫逃後至湖北糾約姚齊二逆併同教人等定於辰年辰月辰日辰

御製文苑集 卷一
時起事是真叛逆斷不可赦矣起事後
伊又潛住豫省漏網七年之久若從此
安靜匿藏原可倖免孰意又糾約李傑
等由寶邨起事此由罪大惡盈天神共
憤使之自投法網得正憲章豈人力哉
故白蓮教與叛逆不同乃顯而易見之
理設若賊營中有一二僧道豈盡行沙

汰二氏乎有一二生員豈遂廢科舉之
典乎然則白蓮教爲逆者法在必誅未
謀逆之白蓮教豈忍盡行剷洗耶白蓮
教與叛逆不同之理旣明則五年以來
所辦理者一叛逆大案也非欲除邪教
也然聚衆斂錢終流爲不靖是在良有
司實心訓導宣揚正學漸仁摩義蹈矩

御製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循規化其暴戾易俗移風庶幾世臻小
康民安本業朕實有厚望焉

才德說

德與才相爲表裏不可析也蓋德蘊於
中才應於外德爲才之體才爲德之用
有德者必有才而恃才自用者去德遠
矣夫才德全備者上也德優於才者次

也才過於德者又其次也德優於才猶
不失爲君子若才過於德終恐流爲小
人矣然德由於一心涵養才則因庶政
肆應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有德之才也
剛愎自用察察爲明無德之才也用人
固取其才識然亦必先觀其德行斯爲
有本之才從性中所發也大智若愚德

御製文初集 卷一
勝於才也大詐若忠才勝於德也是以
修己觀人之要寧可使才不足不可使
德有歉也所謂其愚不可及也蓋蘊蓄
於寸田應機於萬事明德新民止於至
善成已成物之功胥由於才德兼備斯
能有效也吁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觀其
德而用其才終歸實際若愛其才而略

其行是舍本而逐末貽害匪淺不可不
慎思於中明辨於事也內聖外王之體
用才與德兼該不可偏廢然有德者包
括古今化育萬類其才不待言矣育德
爲儲才之本奚可不懋修德業以成咸
有一德之治是予宵旰之至願也

箴

勤政箴

爲政在勤勤則不匱建極寰區凜承主
器一日萬幾曷敢暫置居敬開誠殫心
撫字宵旰不遑永勵此志誕告百揆敬
共爾位亮采寅清竭忠盡智務抒大猷
毋憚小累致君澤民夙興夜寐一德咸
孚欽明光被勿耽晏安日就怠棄弼予

一人勉圖郅治

銘

隨安室銘

天何言哉斡旋四時

聖人無爲日理萬幾五星七政默運潛
移百寮庶尹各凜所司衆志旣合孔修
綱維有猷有守無隱無欺素位定志義

御製文集 卷一
取諸隨因物付物心安則施返觀洞照
咸得其宜室建仙館

皇父題楣擘窠三字龍蟠鳳儀敬瞻堂
構虔凜丕基勉隨繼述思安慮危傳
心訓政蹈矩循規苞茂永慶深沐

恩慈銘中戴

德念茲在茲

刻漏銘

敬授人時語傳堯典小子繼繩敢不勤
勉夜寐夙興改過遷善用製漏蓮隨時
輪轉範銅器成層層舒展時刻杪分從
無訛舛勝彼洋鐘奇巧迭演
皇考作銘恭誦淚泣守器毋忘
文思追緬不置惟勤力行實踐

養心殿銘

心應庶事涵養道鴻人君奉若敬體
昊穹紫禁西壁式瞻法宮養心題額外
治內充我

祖我

考居此始終小子繼緒凜懼持躬曷敢
遷座別創棟隆於斯歡戚孫曾永同四

壁

宸翰

照臨在空翼翼惴惴

福佑誠通聿瞻堂構樸儉是崇紬繹
庭訓心會性融

北鎮廟瓦硯銘

天作陪都巍乎北鎮廟瓦偶存古澤光

徐集文初集 卷一
潤用佐文房松煙輝映不假磨礱漫揮
斤刃學海騰波拈毫須慎銅雀片羽視
同餘閏鴻戲墨池龍翔筆陣靜壽永年
貞堅安順

雜著

原誠

天道無爲亘萬古而不息至大至剛歲

功幹運唯至誠之道斯能悠久無疆生
物不測人君代天立極敷教化民蘊至
誠於中涵括萬類則上可格天下可化
民感而遂通純而不雜斯能竝育竝行
川流敦化矣推而及於子之事父善繼
善述臣之事君毋欺毋隱兄弟和愛朋
友篤信治人而有形著動變之功修已

克盡久徵悠遠之妙皆誠也誠之功用
如是不可稍忽作君作師胥是道也實
理格於天人誠則臻於純粹僞妄不能
間雜動作合禮從容中道格物致知明
心見性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安身立命
不外一誠無一毫私欲之蔽庶幾清明
在躬氣志如神贊化育之妙及豚魚之

微無一非誠之所爲無誠心安能得實
理昧實理焉能收實效雖有所作爲終
歸虛假本性虧缺欲求治理不可得矣
誠之功用精微幽顯無所不達苟持之
久信之篤致中和之極參天地育萬物
作聖之功基於誠洵非泛論繫以銘曰
誠爲天道真實無私奉若建極宥密緝

熙事君盡敬正直勿欺人心天理一以
貫之存誠坦蕩作偽顛危安心无妄體
物不遺感格幽暗包括崇卑成已成物
念茲在茲

讀臯陶謨

人君圖治必本典謨蓋三代以上民風
於穆堯舜禹秉上聖之資懋生知之德

岳牧弼諧時雍奏績開億齡之道統肇
百代之帝功誠爲君之大經大法也幾
暇讀臯陶謨至在知人在安民二語詳
味奧旨益深敬畏矣嗚呼惟帝其難況
後世之君乎誤用共驩況後世之臣乎
古時九州幅員不廣九官十二牧足能
治理今則直省日以闢疆域日以拓雖

御製文初集 卷一
設官分職未能各得其當民不能安無以固根本而奠邦家能知人斯能安民果使才稱其職德稱其位立政澤民垂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嗟夫遺大投艱在予日凜敬畏不忘之念而立朝出仕諸臣應懷致君堯舜之衷不知不明之咎實無辭以自解自暴自棄之人又何所

爲而爲乎民情通塞之所係休戚之所關惟良臣是荷也敬事克勤或可希上古之治才全德備庶可感兆民之心式於廊廟之內推而放諸四海知人安民之效如此我君臣其可以不克艱哉愧乏知人之明斯所以難期安民之效故闡明此意以自勉焉

御製文初集 卷一
謁明陵紀事

明十三陵在昌平天壽山我朝定鼎後
代爲保護申禁樵採恩禮之隆自古未
有

皇考特發帑金一律修葺朕纘承

遺志親來叩奠徧瞻榱桷式煥松柏舒

榮益欽

聖德之高深彌凜守成之不易殷鑑不
遠

天命靡常惟日孜孜猶恐有失勤政實
爲君之大本怠荒實亾國之病源可不
慎其幾與夫明代諸君洪武永樂皆大
有爲之主中葉以後荒淫失德者鮮亦
無暴虐放恣諸弊然其大病則在於不

御製文初集 卷一
勤政耽晏安夫不勤則上不敬

天下不愛民人君爲

天之子不敬則不孝不孝之子

天必降罰人君爲民之父不愛則不慈
不慈之父民必借之

天罰民借國事尚有爲乎前明亾於宦
官固不待言然深信宦官之故亦由於

怠惰偷安不親朝政使此輩乘機弄權
而外廷臣工君門萬里抱忠者徒上彈
章僉王者竟圖富貴上下不交遂成傾
否不可救藥矣嗚呼明之亾不亾於崇
禎之失德而亾於神宗之怠惰天啟之
愚駭雖係流賊作亂而亾於宦寺之蒙
蔽蒙蔽之來總由於君心不正耽逸厭

勞之君始則明知蒙蔽而甘受繼則入其術中而不覺矣欲免臣下之蒙蔽必先克勤政事不自暇逸宵小烏能施其伎倆哉丹書曰敬勝怠者吉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古聖先賢孰不以是爲亟敬怠之幾繫於治亂勤惰之別驗於安危茲謁明陵思及明亾之由由於君心

之怠忽以致羣小乘機內外蒙蔽遂淪於敗子敬守

慈訓曷敢稍忽萬幾之繁宵旰治理庶幾常承

天眷永保

天命以鞏固我大清億萬年丕丕基時以怠忽之戒爲戒勤敬之心爲心則政

無闕失民隱上達予深信此理之不爽
書之自警永綏我皇祚可期邳隆之世
無疆之庥敢不勉諸

國子監蘭亭石本按語

按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唐太宗好右軍
書魏徵言蘭亭敘在僧辨才處遣御史
蕭翼賺得之收入秦府貞觀十年命諸

臣臨本歐陽詢褚遂良流傳最著後所
謂定武本歐臨也所謂唐絹本褚臨也
定武本刻石禁中當時每紙已值錢數
萬石晉時遼人輦之而北慶歷中李學
究得之其子負官緡宋景文守定武以
帑金代償納石於庫熙寧間薛師正出
牧刊別本以應求者郡遂有真贋兩刻

其子紹彭又模之他石潛易古刻又剔
損古刻湍流帶左右五字以識大觀中
詔其子嗣昌取龕宣和殿後靖康時金
人取石鼓及蘭亭敘輦致燕見宋姜夔
蘭亭考中石鼓在國學而蘭亭不知所
在今在國學者疑是薛師正翻刻本或
紹彭所刻本雖非古刻然元人不能也

此石一云明初出天師庵土中一云元
順帝北還棄諸路徐達取置國學承澤
稱博古鑒藏家因臨雍偶題是石錄其
說爲識

戒石銘按語

黃山谷年譜注按郡縣戒石自唐以來
有之但只有石無文公任太和摘孟昶

文內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語鑄以自警後高宗摹其筆法勒石垂戒頒布天下世遂稱爲山谷戒石銘云見宋史及周益公記按山谷書銘在神宗元豐五年至頒戒石銘係高宗紹興二年六月續通鑑綱目亦載宋紹興二年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

於州縣刻石然其實非起於紹興乃宋太宗書之頒於天下也而太宗則又本蜀孟昶之文而節之按原本二十四句洪容齋謂昶詞雖多轉不免挂漏經太宗刪節彌覺簡括然則此銘太宗時已頒行後山谷曾書之至紹興中復以山谷所書頒行耳

毓慶宮詩識語

毓慶宮係康熙年間建造爲皇太子所居之宮至雍正年間

皇考及和親王亦曾居此乾隆年間予兄弟及姪輩自六歲入學多有居於此宮至成婚時始

賜居邸第此數十年之定則也予蒙

恩獨厚自乙卯至己未居此四年今雖居養心殿若仍令皇子居毓慶宮致啟中外揣摩迎合之漸大非皇子之福敬遵我

皇考歷年所降之

旨於建儲一事萬分慎重永守勿替此予畱置毓慶宮爲幾暇臨幸之處意在

杜邪心息誠說非爲游覽消遣也嘉慶
辛酉孟春月御識

七夕詩識語

織女牽牛見於毛詩在天成象耳道家
傳會其說謬悠荒誕全不可信宮中每
遇七夕設牛女神位於庭瓣香致敬虔
祝直省農桑繁茂念切小民衣食之源

意在此而不在彼也自樂天長恨歌七
月七日長生殿等句有失詩人忠厚之
意矣卽明皇果有是語臣下豈可見之
於詩傳述於世況深宮夜半私語外臣
何由得知若逞其才筆肆意吟咏律以
誹謗亦不爲苛長慶詩壇之聲價遜於
杜工部遠甚是以君子立言不可不慎

御製文初集 卷一
也夫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吾於此益知
慎爾出話之奧義矣因成七夕詩併書
數語於後乙丑孟秋七日嘉慶御識

古今文字莫大於經尤莫尊於五經然或一書作
於數聖或本數聖述成一書雖以羲農祁姚姒子
蒼姬之盛心法治法若合符節猶且各自爲編綿
歷幾千載經刪定表章以來然後五經大備若乃
躬攬萬幾心通三極探載籍之大原垂不刊之鴻
教非夫根柢性道洞徹天人曷由吐辭爲經觀文
成化以甄陶孕育乎億萬筴者哉我

皇上首物作觀

聰明天亶本

緝熙宥密之學

示履中蹈和之規從

紀元迄今

丹毫所製文萬旨千前者

味餘書室全集哀成巨帙琳笈珠囊之祕與海內爲鉅

規維八年又以

御製詩初集刊布中外

天苞地符日新富有

勸歌所被萬物揚詡四方遠近莫不仰窺

體元居正之旨以被服

至教亮哉

睿哲之宏陳聲詩之極軌固已韞乎易弗乎書經乎禮

彙括乎春秋矣茲復蒙

俯俞臣等所請編刻

御製文初集自丙辰至乙丑爲卷十得文六十餘篇臣

等伏而誦之口講指畫心說誠服略舉大端敬抒

蠡管竊以念典莫重於

經筵

垂訓莫先於大學

聖主函蓋羣言發摠

至論首四子之書約諸經之旨觀夫元善長人惠心勿問也自強不息教思无穷也制度則取諸節也正衆則取諸師也此孔翼所以彌綸天地之道觀象玩辭成天下之亶亶者由是舉禹謨之善政而府事治體洪範之建極而彝訓行洎夫論孟之微言大學中庸之奧義皆以闡釋聖經蘊之爲寶惠播之爲

大文昭昭然日月之竝明離離然參辰之錯行焉夫易以觀化書以道事詩以達意禮以節人春秋以道義是必合五經而聖人之道全必綜貫乎五經而後

聖人之言立謹由

經論而引申之

著原誠

勗勤政卽先天弗違後天奉時之旨

籌戒三省

垂諭百官即詢事考言立政詰戎之經

頌盛京

頌

十全即清廟生民有聲下武之什

紀松山戰勒

聖德

神功碑即大一統書五始之例

記

南郊

北郊即祭義祭法祭統之文會而通之悉依經樹則矣况

乎

資深逢原淵泉時出未嘗執筆擬經而於經靡所不賅

如邪正之分才德之辨理參夫太極用著夫柔剛

易通卦驗所謂正其本萬物理也

導言納諫賞罰勸懲

戒捐廉廣撫恤謹倉庫之儲

申停獮之義凜戒石之遺文

示詞林之懿渠而知人安民尤拳拳於

讀皋陶謨之篇有非文酌武稱程典糴匡所能仰逮者
書璿璣鈴所謂垂文象布節度也

聖製詩文木蘭圖冊之跋

仙館之矢音

全集之揭序與夫

熙朝雅頌之弁言所由雍容揄揚用昭

治世之安以樂者詩含神霧所謂集微揆著上統元皇

下序四始羅列五際也辛酉之

志工賑衡樓之

表廟碣有舉必書書皆足法春秋考曜文所謂神所輸

向人所樂歸也於

毓慶宮有記於

隨安室

養心殿於刻漏瓦硯皆有銘儼若箴戶牖盤杆几席

劍帶者

動容周旋斯須不去禮合文嘉所謂觀天人之際陰陽

之會也然則

聖之情見乎辭

帝之學垂爲範方諸經訓豈直語言文字之詹詹者乎

方今寰宇同文

重熙累洽一民一物猶無不仰厯

皇情釐爲

睿製宜乎曩編所誌經世育物之大紛綸從集成就

範圍經解不云乎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蓋見於文必見

於治凡夫絜靜精微疏通知遠溫柔敦厚比事屬

辭恭儉莊敬廣博易良之教自有形爲風俗者茲

闡苞甄曜胥率土而漸摩之人心之淳媿世道之龐鴻

益趨轍往古以應

文明之治象矣抑又聞經與緯合而成十故古有十經之名

皇上丕承鼎祚十幹始周八極四和欣際

昌會而丹圖翠蘊適出乎其間自是而衍至億祧京

垓積章部以增卷帙將易之筴萬有千五百二十

書之篇百詩之篇三千春秋之國百二十有四禮

之儀三千三百均無足以上紀

天章揣量閎富焉臣等幸預編摩獲親

魏煥恍乎瞻五緯眺五岳愕眙眙而莫能名

聖學之崇高謹就五經之旨研思觸類以告天下萬世

之誦

聖言者庶稍得端緒云爾臣慶桂 臣董誥 臣朱珪 臣戴

衢亨臣托津 臣趙秉冲 臣黃鉞拜手稽首恭跋

臣聞乾貞不息而九元七曜煥其華坤合無疆而
五物十形彰其秀蓋樞含橐籥天地不可名以文
章而運啟璣璿文章實莫大乎天地聖人之言亦
猶是焉以故三謨二典悉皆危微精一之充周素
問丹書俱見渾穆冲虛之奧蘊然非誠明合撰神
化同流曷由卽立政爲立言以傳心而傳學生斯
世者屢瞻景慶襲奉琳瑯仰奎壁之昭回荷圖書
之典重大園大矩允垂治世之書立德立功足繼
開天之極生民所未有由百世以等百王元氣乃

若斯書萬本而讀萬遍其曷禁軒轅鼓舞蹈詠德
仁有不願與薄海膠庠同其誦習宸區黔庶共其
漸摩者乎欽惟我

皇上道叶義文

功符孔述治世可運於掌實政行以實心垂教輒筆
之書識大兼以識小丹毫所製文萬旨千寶爰用
編襲六爲七臣初得恭讀

味餘書室全集繼又得恭讀

御製詩初集仰見養正篤於

青宮基命嚴於

黃屋總六經之奧挈五際之精固已包括卦疇泳涵
墳素普治安之上軌宣懿鑠之鴻規矣茲又得恭
讀

御製文初集益歎

聖人之文載以道

王者之言一乎心析理則取若逢源指事則洞於觀火
文章性道歸於同條禮樂詩書見諸實效到治彌
綸於宇宙精神洋溢於簡編石壁藏經未宣奧窔

在製一衣集
繡裳訂禮尚闕綱維惟茲時幾兢業之交傳益備
書契苞符之巨體又豈叩槃捫籥所能測海窺天
臣伏讀

御文敬紬

聖思未知其當難已於言伏以王道莫大於敬

天而

南郊

北郊之祀特詳爲記仁心莫先於法

祖而松山杏山之戰則備以書治世本乎孝頌

十全而恭跋

詩文

修已在於勤惕五夜而載銘刻漏

裕陵

盛京之有作見慎終追遠之衷衡工工賑之必書彰罪
已省躬之詔上德之明止於善重宣至善之經不
息之道在於誠特著原誠之說紛綸圖牒陶冶性
情皇王之道已賅仁聖之功咸備抑更有進焉者
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尤我

皇上所終日乾乾者也敬

天乃以保赤敕幾裕屢省之原法

祖亦以懷黎纒纒凜率由之舊求寧求莫若

帝之初而孝思無窮已溺已飢惟日不足而勤德不置善
以錫蒸民之福誠以格兆民之心以故清查倉庫
充國用卽以富民藏開導諫言闢

聖聰尤以通民隱諭督撫諭閣部均以恤民依爲停獮
爲廣賑復以蘇民困三省平定紀其略備武事以
威梗頑熙朝雅頌訂其編廣文教以興俊秀明賞

罰所以覈齊民之術辨才德所以求安民之人論
邪教以正民心記勤政以符民望洎乎讀臬陶謁
明陵無非淵兢冰惕之形容卽至按蘭亭識戒石
亦豈游藝娛情之著作治居於敬簡化溥以元亨
顧誕凝命植其原有孚惠心敷其澤恭儉本於制
度節用乃以愛人彝訓極乎蕩平養民斯爲善政
凡此

奧旨微言之闡發悉皆

鴻猷盛治之根原語爲布帛菽粟之常光揭星宿義娥

而上先行言而徵諸實事安食飲以不知後
俞請而勒爲成書欣

文明之作觀異於儒業媿堯舜而猶賢統乎聖經後詩
書而竝壽臣忝任封疆藉司牧養仰讀

元善長人之製益深敬共在位之思珍重千番循環三
復備見安益求安之治愈徵

聖不自聖之心所願與大小臣工寰瀛庠序秉

聖皇之莅政以佐政體

聖皇之勤民以愛民口誦心維施行措正省事省官省

吏微分

宵旰之憂長心長德長年薄佐

勳華之被家珍治譜鴻寶勝於仙方人奉經傳虎拜將

以朝服禹箴堯戒洵爲皇流帝迹之權衡穀地蟠

天匪徒玉匣金繩之寶祕臣張師誠拜手稽首恭

跋

